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随迁老人社会融入推进路径研究——以广州市J社区为例

广州大学 任毅

摘要

老龄少子化加剧背景下，家庭养育成本与养老成本同时增加，随迁老人成为同时满足孙辈照顾需要和子女养老需要的双赢选择，但对于随迁老人而言，这意味着放弃了原居地社会关系、与老伴分隔两地，他们融入时往往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多数老人难以适应迁入地的生活，“过客”的心态较为普遍。本文旨在从积极老龄化的视角，通过对广州市J社区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推进路径展开调查研究，为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的改善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积极老龄化；人口高质量发展；

问题的提出

发展新质生产力须革新老龄化对策，缓解老龄化效应对创新发展的阻碍作用。新质生产力对人口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口高质量发展成为转型关键。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人口上的高质量发展既要对劳动者素质进行提升，又要通过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以及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以适应人的发展^[1]。目前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人口结构的转变对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老龄人口比重过高不利于生产创新^[2]，年轻劳动力下降将成为长期趋势，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预计

^[1] 石智雷,彭锐城,王璋.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5):83-96.DOI:10.19836/j.cnki.37-1100/c.2024.05.008.

^[2] 习近平.坚守初心团结合作携手共促亚太高质量增长——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到 2030 年,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 18.2%^[3],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质劳动力, 人口高质量发展首先面对的困境就是快速老龄化、少子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

积极老龄化释放老年人口红利, 养老模式发展需要关注到时代议题。老龄化作为一种被社会与历史条件共同构建概念, 不单单仅是一种生物上的变化, 人们对老龄化的看法, 随着理论的研究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发生着改变。作为当下全球老龄政策的核心。积极老龄化是指人到老年时,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 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发挥到最大效应的过程。^[4]其本质是转变人口老龄化负担, 激活老年人口创造新的价值, 是活动理论的延伸^[5]。从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 采取全面应对、统筹治理的策略, 形成多方主体的联动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合理手段。^[6]同时人口流动规模增长趋势将进一步上升, 随着随迁老人群体占比的不断增加, 养老模式需要结合随迁老人老人适应、融入迁入地的过程做出新的改变, 针对随迁老人的融入路径也要考虑到不同区域间养老模式的差异、不同人群间个体的差异进行整合, 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完善。

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张的趋势下, 随迁老人占比将进一步增长。伴随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进一步发展, 随迁老人已成为普遍现象。这些因家庭团聚、照顾孙辈或养老等原因, 跟随子女迁移到非户籍地居住的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被称为随迁老人。进入 2000 年以来, 老年流动人口年均增长 6.6%, 这其中因照顾晚辈随家庭随迁的老人占了 43%^[7]。城市化演进推动着人口迁移持续增长, 流向发达地区的青年人面临着养老重担, 孤守故土的老年人盼望团聚, 让老人迁至子女所在的城市成为了多数普通家庭在当下的权衡。

总的来说, 在老年人口的持续增长背景下, 如何将新增的人口负担转变为新质的人口红利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外来群体的市民化是加快减少流动人口规模的有效途径^[8], 但短时间来看, 我国区域发展差异仍将持续。从宏观上来看, 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缺口进一步放大人口红利减退的弊端, 经济发展急需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 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对不同城市的养老承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人口流向地的地区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从微观来看, 家庭功能的弱化促使养老模式做出新的改变, “独子高龄化”的问题加重了个体的养老负担, 外来人口与老年人口双重身份交叠的随迁老人面临着更大的适应风险。

议上的讲话[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3,(33):11-12.

^[3] 《世界人口展望 2022》United 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22Revision.[M].New York:United Nations,2022.

^[4] Litwak E, Longino Jr C F. Migration patterns among the elderly: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J]. The gerontologist, 1987, 27(3): 266-272.

^[5] 原新.全面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厚植人口综合竞争力[J].中国人口科学,2023,37(04):3-8.

^[6] 穆光宗,张团.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其战略应对[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0(05):29-36.

^[7] 李静雅.“老漂族”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研究[D].华东理工大学,2015.

^[8] 童玉芬.中国人口的最新动态与趋势——结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1,35(04):15-25.

一、积极老龄化下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

本次调研采取典型抽样，注重样本的生成性，综合考量受访者性别、年龄、性格、协作程度等多方面因素，以保证所选取的个案的代表性。根据立意抽样原则，选取广州市一个典型社区 J 社区作为研究地点，选择 15 名受访对象作为样本（见表 1）。J 社区位于番禺区中心，所处广州市人口第二大区，居住满半年以上来穗人员 130.33 万人，其中 60 岁及以上流动人口有 9.36 万人，在全市中占比最大。访谈框架基于学者杨菊华随迁老人融入指标体系搭建^[9]，参考积极老龄化模型三级指标进行修改完善，并通过主题分析 (Thematic Analysis) 对随迁老人在各个社会融入维度上的问题和需求进行归纳和总结（见表 2）。

表 1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n=15)

项目	项目内容	n	百分比 (%)
性别	男	5	33
	女	10	67
年龄	55-60 岁	3	20
	61-70 岁	10	66
	71 岁以上	2	13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3	87
	高中	2	13
再就业情况	有	4	27
	无	11	73
户口	城市	7	47
	乡村	8	53
随迁时长	2-3 年	5	33

^[9] 杨菊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基于社会融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0,(02):64-70.

健康状况	3 年以上	10	67
	一般	7	47
	健康	7	47
	较差	1	7
随迁原因	照顾孙辈	7	47
	个人养老	5	33
	帮衬子女	3	20

表 2 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

分析主题	分析维度	分析内容
健康 参与	生理健康	评估随迁老人的生理健康状况，包括常见疾病、慢性病管理、营养状况和身体活动水平
	心理健康	探讨随迁老人的心理健康状态，如孤独感、抑郁情绪、焦虑以及他们的心理适应能力
	社会适应	评估随迁老人对新环境的适应情况，包括生活习惯的调整、健康管理和当地医疗资源的利用
	劳动参与	考察随迁老人的劳动参与情况，如再就业情况、退休生活安排、家庭劳动情况等
	精神文化参与	评估随迁老人在精神文化活动方面的参与情况，如休闲娱乐、艺术欣赏、终身学习等
	社交活动	分析随迁老人的社交活动参与情况，包括社区活动、家庭互动、朋友聚会等
保障	经济保障	探讨随迁老人的经济保障状况，如退休金、储蓄、医疗保险等
	政策法律保障	评估随迁老人享受的政策法律保障，包括养老政策、医疗保障、权益保护等
	社区支持	分析社区对随迁老人的支持服务，如社区健康服务、文化活动、养老服务等

（一）健康：身心困境削弱适应能力

从健康的角度来说，积极老龄化不但要求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更要求老年人能够持续性地参与社会生活。访谈中，大部分老人身体没有大问题，但在因疾病影响的社会适应、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问题则成为融入的阻碍。健康是融入的基本要求，社会参与度低的老人普遍面临健康问题^[10]，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患病的老人都丧失了活动能力^[11]。

随迁老人生活状况呈现出异地看病难和内心易受挫的双重特点，这导致他们在健康上就呈现出社会适应难的情况。在生理健康方面，随迁老人面临的问题集中在慢性病复诊难方面，一方面源于异地看病难、报销难、出行难；另一方面则是社区医疗体系难以满足所有随迁老人的看病需求。心理健康上，他们受到家庭成员自身情况的影响，表现出低价值感。此外，随迁老人在新环境中的身份认同缺失，遇到矛盾纠纷较多，抗风险能力不高，遇到意外事件时内心容易绝望，这又与他们对自身心理状况不自知有关。据《2022 年中国老年心理健康白皮书》揭示，高达 63% 的中国老年人经常感到孤独，即便身处人群之中，也有 54% 的人感到内心的孤独和遗憾。

总的来说，随迁老人的心理上存在孤独感；生理上受各种慢性病的影响明显；身心上的问题导致社会适应能力被削弱，健康产生的困境影响到了老人的持续参与。

（二）参与：家庭劳动压缩生活广度

从参与的角度来说，完成随迁老人从被动适应向积极参与之间的转换，需要一种“自觉性”的唤起，这样才能推动进一步的融入。与西方不同的是，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除了“高参与型”和“低参与型”外，更多是处于“家庭照顾型”^[12]，这一类老人在家庭中承担各种劳动为主，在其他活动中则参与较低。访谈中的随迁老人大部分属于后者。

随迁老人劳动参与和精神文化参与表现出积极的态度，社会交往范围圈较小。在劳动参与方面，从事生产性活动的老人参与其他活动意愿较高，但更多的老人参与的是非生产性的劳动，比如照看孙辈、做家务、出门买菜等等，他们的付出常常被视为义务，在家庭中的参与未能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心理反馈。在精神文化活动方面，随迁老人以休闲娱乐活动为主，对社区活动不太感冒，而缺少居民自组织和参与兴趣爱好的渠道，导致随迁老人在文化活动

^[10] 谢立黎,汪斌.积极老龄化视野下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及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19,43(03):17-30.

^[11] Young Y, Frick K D, Phelan E A. Can successful aging and chronic illness coexist in the same individual?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 of successful aging[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Directors Association, 2009, 10(2): 87-92.

^[12] Morrow-Howell N, Putnam M, Lee Y S, et al. An investigation of activity profiles of older adults[J].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4, 69(5): 809-821.

方面的得到的关怀不足。在社会交往方面，随迁老人与同乡群体接触更为紧密，与本地群体或社区组织、管理机构等联系较弱，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

总的来说，随迁老人的劳动参与以家庭照顾为主，生产性参与较低；精神文化参与表现为休闲娱乐活动；社会交往方面集中在同乡亲友之间。参与能提高随迁老人对环境的适应力，随迁老人参与行为不少，但更多是对家庭的贡献，闲暇之余的个人时间需得到更多关注。

（三）保障：缺少体系与针对性设计

从推进“保障”的角度来说，积极老龄化强调各主体之间的联动，构建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支持体系，提高保障的落实程度。访谈中，大部分老人的主要痛点集中在对社会保障感受度获得感较低，这在医保身上较为明显。保障是融入的支撑，家庭与社会提供的保障，围绕着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展开，发挥着“兜底”的作用。但随着老年人口素养的提升，随迁老人对更高层次的需求会更加明显，社区作为老年人实现社会参与的最小单元，提供的支持与保障能发挥出更为明显的作用。

随迁老人的经济保障相对充分，政策法律保障与社区支出缺少针对性设计。从经济上来说，日常开销能够得到满足，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子女在物质上的支持较为充足。在政策法律保障方面，虽然现有的社会政策较为完善，但缺少专门针对随迁老人的条目，并且尚未形成“迁移－融入”的完整体系。此外，尽管政策宣传基本到位，但在执行与落实方面存在不足。在社区支持方面，社区自然环境较好，但社区便利设施与老年服务不足，居委会、社工站、社区组织各方主体职责不明确，随迁老人获得的支持不高。

总的来说，随迁老人的经济保障以家庭支持为主，能满足生活需要；政策法律保障各地区差异较大，随迁老人对所在的保障内容不明晰，获得感不高；社区支持上缺少针对性，随迁老人的需求得不到明确，这也与他们参与程度有关。

总体而言，参与是的积极老龄化视角下随迁老人实现社会融入的关键^[13]。在健康维度上，就医困境影响了随迁老人的社会适应；在参与维度上，家庭劳动占据了主要时间，随迁老人未能通过这一路径实现融入的更深层次推进；在保障维度上，各主体之间缺少联动，缺少针对随迁老人这一群体的政策体系。

^[13] Bauman A, Merom D, Bull F C, et al. Updating the evidence for physical activity: summative reviews of the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prevalence, and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active aging” [J]. The gerontologist, 2016, 56(Suppl_2): S268-S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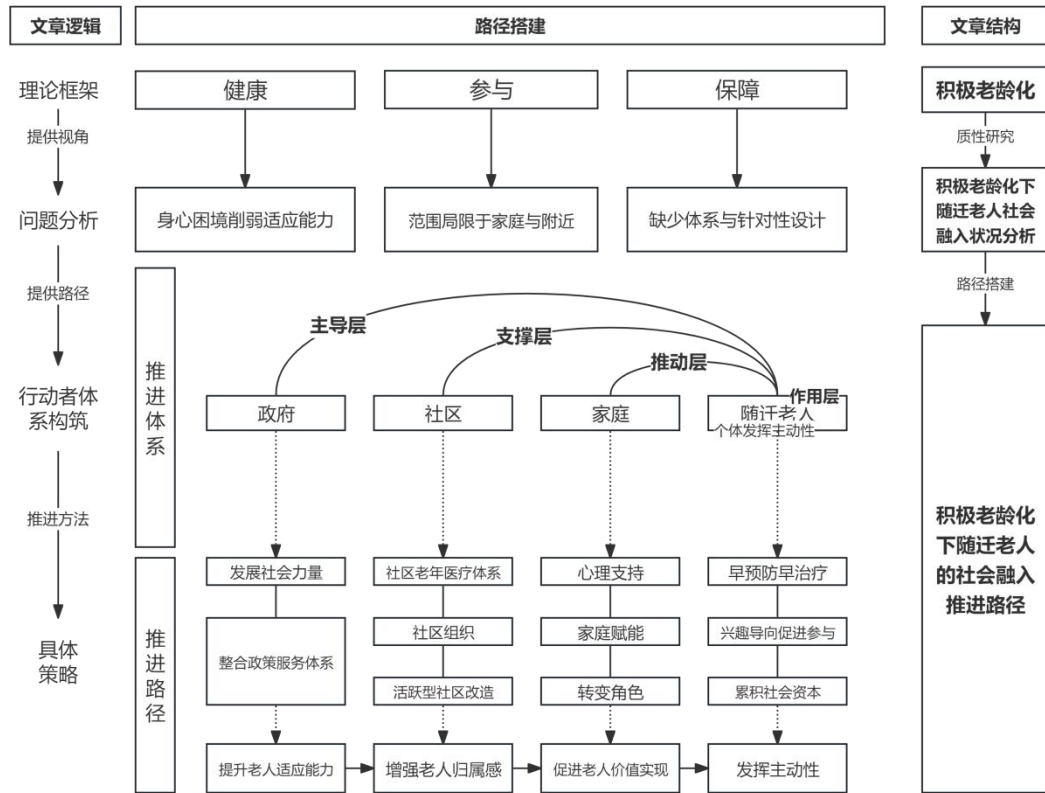
二、积极老龄化下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推进路径

积极老龄化强调老年人的“健康”“保障”与“参与”，不仅仅是针对老年人个体，而且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协助共建一个适老化社会，这既有助于改善已老群体现有的养老状况，又有助于推动即老群体顺利进入老年。总的来说，就是老人能够积极生活，社会能够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家庭可以积极地看待老人。

然而目前的积极老龄化的研究，多是从上往下的角度去构建实施路径，未能从老人个体对融入的感受与积极的理解来看待，往往容易偏向导“成功老龄化”的陷阱。基于此，本文尝试从自下往上的方向构建出积极老龄化下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推进路径。从层次上来说，政府、社区、家庭、老人个体分别作为不同的主体发挥作用，呈现出环状的影响；从路径上来说，积极老龄化强调老人个体的自觉性，一种主动的参与才能体现出老人的积极性，所以从随迁老人个体出发，由点及面、自下而上形成逐渐深入的融入路径。

总的来说，随迁老人个体作为作用层，需要提高对积极参与的理解与信念。家庭作为融入路径的推动层，帮助老人从邻里关系中寻找共同语言。社区作为融入路径的支撑层，促进老人结实交往对象形成群体关系。政府作为融入路径的主导层，降低随迁老人在模式环境中交流难度，最终促进随迁老人圈层关系的形成。

图 1 积极老龄化下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的推进路径



（一）作用层：随迁老人个体发挥主动性

1. 形成早预防早治疗的观念

随迁老人在生理病症方面主要表现为慢性病和偶发意外事件造成的伤害，其中多数老人本身就伴有各种疾病，在迁入后对所在地医疗体系不了解，对情况不自知导致小病拖成大病，最终不得不进入大医院接受治疗。随迁老人可以个体需要提高对健康的敏锐程度，也要多与家庭成员沟通身体状况。除了解决生理疾病以外，更重要的是发现随迁老人的心理问题。面对家乡的离别情绪，随迁老人在迁入地完成的是一次“再社会化”与“再家庭化”叠加的挑战，家庭中的代际沟通、社区里的活动交友、社会上的交往等都存在意外冲突与矛盾，原先社会关系的消失又增添了老人适应的难度。因此随迁老人首先需要摆脱心理问题的“疾病化”倾向，认识到也是可以处理、可以解决的，另一方面则需要科学的评估与观测，建立适合社区的心理健康评估的体系，老人自身要养成积极心态，学会沟通处理情绪。

2. 兴趣为导向促进参与深入

兴趣爱好是推动交流的渠道，通过相同的兴趣爱好能降低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随迁老人利用闲暇时间充分发挥老年价值，以兴趣爱好为导向，在培养过程中不但能增强与其他群体的交流，还能提前随迁老人对社区的熟悉程度，促进归属感的增加。随迁老人自己更需要寻找身份认同的来源，如文化、职业或兴趣爱好等，通过对这些因素主动探索，为个人认同感和归属感建立基础，利用共同的兴趣爱好进行社交，形成群体与练习，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随迁老人也要接受自己的身份和文化背景，鼓励他人接受自己，尊重他人的个人和文化差异。

3. 累积社会资本预防风险。

积极老龄化的关键仍然在于随迁老人自身持续性的参与生活。而形成稳定循环的有效路径是提高对社会资本的累积。从风险视角来看，面对陌生环境下的压力，随迁老人往往比随迁群体中的其他年龄层群体更为脆弱，且抵御风险的能力不高，这就导致意外事件发生时，对他们的身心打击的加倍的。因此，随迁老人通过社会资本提高老年的抗风险能力，在参与与交往中丰富关系网络，增强个人对生活的“掌控感”。尤其在家庭功能弱化的当下，当在家庭自身也陷入风险影响的情况下，确保随迁老人个体能有来自所在地的工具支持或情感支持，降低风险带来的危害。

(二) 推动层：家庭提升老人个体价值

1. 提高对随迁老人的心理支持

广州作为全国经济增速前五的发达城市，在社会保障方面较大部分地区都好，具备丰富的医疗资源。随迁老人的子女在物质支持方面能基本满足，老人自己的养老金也能作为生活补充，但多数老人在留居意愿上依然偏低，这与其心理关怀不得到满足有关。

从家庭的视角来看，代际冲突对老年人的心理影响较大，这一冲突往往来源于关系结构的错位，多数老人的情感价值缺失也来源于此，于是形成了一种与冲突的恶性循环。一方面是老人认为自己应该付出让后代享福，很多话说了子女却不理解，于是变得沉默；另一方面是子女潜意识下更容易将老人认为是“受照顾者”，而将其排除在家庭决策外，这时老人对家庭的付出被忽视了。因此，在提高对老人的关心上，子女还应该多多考虑老人的真实的感

受，尤其是在做出重大决定时，要鼓励老人发表意见、参与家庭决策，通过小的决定逐渐提高老人的对家庭、周边的参与意识，推动老人的再社会化的实现。

2. 通过家庭赋能增强老人参与信心

家庭内部可以利用技能培育的契机，增强与老人的沟通联系，提高随迁老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在数字化发展的当下，通过数字实现增权赋能，是增强随迁老人融入信心的有力措施。家庭成员可以协助老人学习移动端的政府服务、生活应用、探索资讯等，提升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14]。从老年人的角度出发，降低随迁老人融入社会、参与的社会的难度，扩展信息获取的渠道，享受数字化的红利；从外来群体的角度出发，数字素养的提升可以弥补与本地居民的心理差距，掌握有关技能的老年人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参与活动，如为其他老人提供防电信诈骗的公益讲座。

3. 转变角色激活随迁老人自主性

随迁老人在子女家庭中的生活往往扮演的是一种弱势的、需照顾的角色，这反而不利于老人再社会化的形成，家庭需要转变自身与随迁老人的角色，发挥其主动性。另外，参与活动方面长期从事家庭劳动，大大削弱了老人的自主性，限制了其生活广度。因此，子女作为家庭首要构成，应该转变观念与看法，尤其是在大部分老人承担家庭劳动的同时，应该让其付出被看见与认可，得到情感上的肯定。其次，随迁老人个体的闲暇时间也应该得到鼓励与支持，子女可以与之一同外出进行参与，缓解因陌生环境带来的不适感。

（三）支撑层：社区改造增强老人归属感

1. 社区老年医疗体系的搭建

随迁老人的生理健康离不开方便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疫情阶段中我国医疗体系运力不足的弱点已经暴露了出来，同时社区层面的积极配合、政府层面的快速响应成为补全这一不足的关键。社区一级医疗服务体系的升级完善，是对随迁老人异地看病难、报销难、出行难等方面的补充。针对随迁老人日常购药、看病、体检需要实现满足，同时也有助于随迁老人对社区的信赖程度，加强归属感。

^[14] 刘述.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我国香港老年人数字融入路径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21,(03):67-75.DOI:10.13541/j.cnki.chinade.2021.03.008.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注重营造便利、优美的社区环境是维护老人健康的基础。要实现积极老龄化下的健康,且针对随迁老人设计,则需进一步完善社区一层的老年医疗体系,建立以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基础的老年体检与常规随访医疗模式,减少老年人对大医院的依赖,实现社区内解决大部分疾病问题。另外,也要注重在地医护人员、居民医护志愿者的培养,可以匹配与老人同乡的支援居民参与陪诊,减轻家属的陪护压力。

2. 利用社区组织丰富老年生活

社区组织通常在提供管理以外,还可以提供社交支持、资源支持、文化活动、志愿活动等方式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促进社区居民的归属感,提高凝聚力。对于随迁老人来说,社区组织是社会保障和福利在社区一级的体现,调查得知本社区有社工站、老年活动中心、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组织,但多数老年人对上述组织接触不多,了解也不明显,大部分与社区组织相关的事情都由子女来操办,而社区组织同样比起随迁老人会更先关注独居老人和患病老人群体,导致虽然存在社区关怀,但老人们的感受都不太明显。比起保障型的社区组织,多数老人更青睐参与居民自组织和参与兴趣爱好的团体,这主要是体现在文化活动方面的关怀。另一方面,在关怀与帮助中,多数老人仅知道居委会的作用,但得到过居委会帮助的老人情况不多,部分老人甚至不知道居委会在哪。

因此,社区一方面要提高管理组织的水平,引入信息化的手段加强管理覆盖,加强与家庭的联动,在家庭面临矛盾时候能扮演第三方协调者的角色,通过调解会、家庭会等方式缓和老人与家庭的关系。另一方面社区鼓励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的自组织发展,通过提供平台辅助组织管理,提高社区组织的专业水平,吸引更多老年人参与,并联动周边商铺提供支持举办文化活动,丰富随迁老人的休闲娱乐生活。

3. 向活跃型社区方向着手适老化改造

“活跃型”老年社区建设来自美国,特点是建立完全由老年人居住与议事管理,开发公司负责业务管理的社区,通过增加对休闲娱乐设施的提供以满足健康活跃的养老需求。^[15]中国的老年群体与子女羁绊较深,目前与子女同住情况较为普遍,因此照料模式仍然是围绕家庭展开。但在未来,单个子女的养老负担持续加重,社区逐渐需要承担部分康养责任,可围绕着老年片区展开活跃型建设,提供更多的免费项目与运动设施;同时,另一个值得学习的经验是提高老年群体作为社区建设参与者的占比,参与到社区改造中来,让老年人自己决

^[15] 殷洁,彭仲仁.积极老龄化:美国活跃退休社区对中国养老社区建设的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7,32(06):125-131.

定社区需要改造的内容，特别是反映出随迁老人的需求，这也是从政治、社会上推动老年人参与的一环。

基于此，社区首先可以根据不同老人分布楼栋的特点出发，加装防滑、防撞垫，底层平台设置斜坡方便轮椅出行等等。其次，社区除了对设施的适老化更新外，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环境的对随迁老人的包容与友好程度，首先社区可以增添老年人相关的服务设施，特别是针对随迁老人的服务。如针对不熟悉路程与周边的随迁老人，申请一定权限开展社区自主经营便民公交服务；还可以优化利用社区居民资源，鼓励居民组建陪诊陪护志愿者，尤其注重吸纳尚有余力的随迁老人继续发挥价值。

(四) 主导层：政府提升老人适应能力

1. 发展社会力量提供养老支持。

根据“七普”的统计结果，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途径逐渐从生产性劳动转变为公益活动参与。2014 年有 20.33% 的老年人在过去三个月内参加过社区治安巡逻、照料其他老人、环境卫生保护、调解纠纷、陪同聊天解闷、专业技术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发展社会力量能缓解当下与日俱增的养老负担，又能丰富随迁老人老人参与的渠道，促进积极性。从积极老龄化的视角来说，在通过社区互助、老年互助、志愿服务来补充养老支持的过程中，吸收有意愿参与的老年群体加入志愿服务体系，能最大限度的弥补养老方面的人力缺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时间银行”。

23 年，党中央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划入全国志愿服务工作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督促检查等职责。基于此，政府需要根据所在地情况，发展地区性的社会工作，提供志愿服务资源，带动志愿服务向规范化、专业化、体系化发展，探索老年人参与、老年人援助的互助养老模式。针对随迁老人，可以利用同乡会、老年艺术团、老年大学、老年志愿团等社会组织巩固随迁老人群体间的联系，提高随迁老人的属地认同感，在联系中获取社会资本，提高社会参与程度。

2. 整合随迁老人的政策服务体系。

外来老年人在入户后可享受与本地老人同等的福利待遇，广州针对老年人的福利有高龄老人补贴、交通半价、医疗优惠、居家养老服务等。[6]除了完备现有养老体系，更要完善异地养老的政策与条目，将流动人口融入政策与养老政策结合，形成专门针对随迁老人的“迁

移－融入”体系，在价值观念、社会认同和制度安排上做好平衡，如推动老年友好社会氛围的形成，将促进随迁老人社会认同也纳入制度考虑中，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

另外，在政策执行与落实方面，现有政策宣传基本到位，但是执行与落实情况不佳。现有政策虽然给予了包括异地老年人在内的优待，但受访老年人对此知情度偏低，官方推出的老年人优待证持有率不高，其产生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医疗与交通方面。政府可以把重心放在简化程序上，如设立社区就近认证，或形成先享受后补材料的模式。此外，还应加大对随迁老人的辅助性支持，提高其参与便利，比如增加医院陪诊服务、远程一键报销、统一带队体检等等。

总的来说，积极的老龄观强调的“健康”“保障”与“参与”只是一个方面，以积极老龄化为核心的社会融入还应该从“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几个方面入手，对象不仅是面向有能力、有意愿的老年群体，更应该做到面向普通老年人。因此，对于改善随迁老人社会融入情况的对策，则主要从搭建多元服务体系的角度出发，目的是让随迁老人在融入过程中享受的福祉最大化。

三、总结与展望

一个老人面临的问题，背后是一个家庭所面临的困难；一个随迁老人融入的过程，同样是一个家庭所面临的挑战。比起一般的流动群体，随迁老人更集中地反映出特殊环境与时代背景的综合影响，他们是 80 年代“打工潮”群体的父母，他们也是流动人口二代的抚养者；他们是社会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中的一员，他们同样也是流动群体中的一部分。他们似本该归根的落叶，摇摆之下随风飘摇，落在水面点起的是时代的波纹。

随迁老人因各种原因迁移到子女身边，或是出于子女的考虑，或是出于家庭的需要，很多时候这既是心甘情愿也是迫不得已。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少子化、低生育率的当下年轻家庭养育成本的提升；另一方面反映出老龄化社会加速演进，比起社会养育老人，在未来，更要推动老人主动适应社会，因此研究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的意义不仅仅是随迁老人群体而言，更是对未来重度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而言。选择老人随迁，既是对子女抚养压力的考量，又是对养老责任的思考，双重压力下的年轻家庭也有自己的无奈，舟车劳顿中迁入陌生环境的老人亦有自己的孤独。

积极老龄化要在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中发挥出作用，不但需要随迁老人个体建立参与、融入的意识，更需要发挥多元的主体联动作用，调动随迁老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健康”“保障”和“参与”这三个层次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因此在推进随迁老人社会融入进

一步深入时，需要同步推进三个层面的状态，并按照不同的融入程度，做出一定的倾斜与侧重，此时，一个高效的联动体系与完善的配合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积极老龄化并非只是满足“健康”“保障”和“参与”三个层次这么简单，在这个基础上，还应该考虑如何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五个方面，但对于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而言，应该优先考虑对基础三个层次的满足。

参考文献

- [1] 石智雷,彭锐城,王璋.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 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5):83-96.DOI:10.19836/j.cnki.37-1100/c.2024.05.008.
- [2] 习近平.坚守初心团结合作携手共促亚太高质量增长——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3,(33):11-12.
- [3] 《世界人口展望 2022》United 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22Revision.[M].New York:United Nations,2022.
- [4] Litwak E, Longino Jr C F. Migration patterns among the elderly: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J]. The gerontologist, 1987, 27(3): 266-272.
- [5] 原新.全面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厚植人口综合竞争力[J].中国人口科学,2023,37(04):3-8.
- [6] 穆光宗,张团.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其战略应对[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0(05):29-36.
- [7] 李静雅.“老漂族”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研究[D].华东理工大学,2015.
- [8] 童玉芬.中国人口的最新动态与趋势——结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1,35(04):15-25.
- [9] 杨菊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基于社会融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0,(02):64-70.
- [10] 谢立黎,汪斌.积极老龄化视野下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及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19,43(03):17-30.
- [11] Young Y, Frick K D, Phelan E A. Can successful aging and chronic illness coexist in the same individual?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 of successful aging[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Directors Association, 2009, 10(2): 87-92.
- [12] Morrow-Howell N, Putnam M, Lee Y S, et al. An investigation of activity profiles of older adults[J].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4, 69(5): 809-821.
- [13] Bauman A, Merom D, Bull F C, et al. Updating the evidence for physical activity: summative reviews of the epidemiological evidence, prevalence, and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active aging” [J]. The gerontologist, 2016, 56(Suppl. 2): S268-S280.
- [14] 刘述.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我国香港老年人数字融入路径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21,(03):67-75.DOI:10.13541/j.cnki.chinade.2021.03.008.
- [15] 殷洁,彭仲仁.积极老龄化:美国活跃退休社区对中国养老社区建设的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7,32(06):125-131.

个人简况

任毅 男 广州大学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桂花岗东 1 号广州大学

电子邮箱：reny0201@163.com

联系电话：15360566126